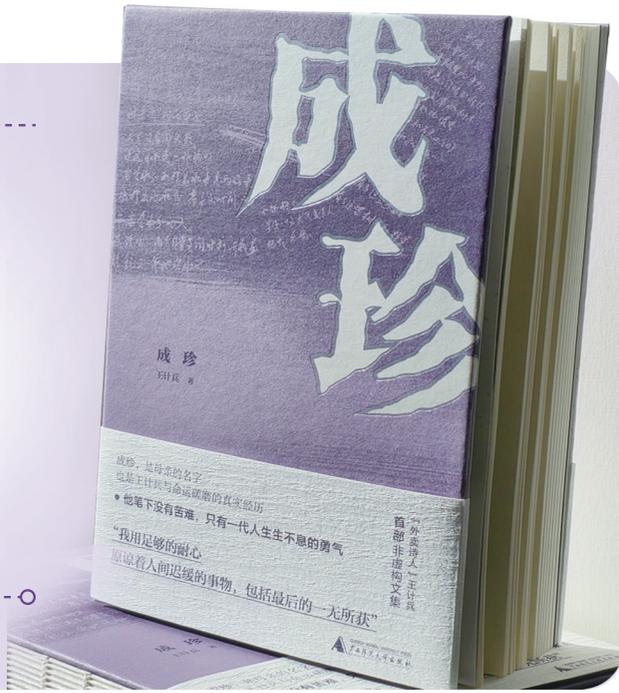


“外卖诗人”首部非虚构作品《成珍》出版

王计兵:写作是为了抵抗遗忘



成珍是王计兵母亲的名字，他用来做书名，是想用文字将“母亲”留在这人间。这是他首部非虚构作品，讲述关于故乡、父母、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。

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，他从小就依赖母亲，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，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、陪伴，书中，他用火光般的文字回忆了童年和母亲一起走过的漫漫夜路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

关于《成珍》

动念写《成珍》，源于一次伤感突袭。王计兵回忆，两年前母亲三周年忌日那天，他本想去舅舅家，但是到了门前突然不知道进去后要说些什么，“我把舅舅最小的妹妹‘带丢’了，我怎么去面对他？那一个瞬间，这个想法击中了我，随之而来的伤感一下把我包裹住。”那天，王计兵就坐在舅舅家院子外面的小桥上，没有勇气走进去。

在那座小桥上，王计兵想了很多，特别想理一理母亲生命的脉络。他一边往家走，一边用语音记录沿途与母亲相关的记忆。12公里，15000字，这成为《成珍》这本书的起点。

之后的两年时间里，王计兵常常在凌晨三点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，用语音的方式去记录与母亲相关的事，回忆到伤心处他嚎啕大哭。而在不断的语音记录中，母亲那一代人生活的细节不断呈现。其间，王计兵一次次重返故乡，拜访舅舅与姨妈，追寻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。

王计兵坦言，写作中最大的困境是“有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”。

有一些模糊地带，来自母亲的回忆。王计兵说，母亲说她在三个月的时候失去她母亲的，但大姨的回忆是“三岁”；母亲记得在大饥荒年代吃锅底灰充饥，亲戚说她吃的是河沟稀泥。这些细节如今早已无法辨析得一清二楚，“历史的真相靠我们的记忆去复原，就像一张照片，你怎么样给它恢复，它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颜色，有点色差也在所难免。”王计兵说。

还有一些模糊地带，来自于他的记忆。有一天，王计兵突然想起父母的生日与忌日，突然之间有一些愣怔，不太敢肯定。他害怕遗忘，于是那段时间，在每一篇笔记前面，他都先用父母的生辰和忌日作为开端，然后才开始写作。

这样的经历，让他更加迫切地要记录下母亲的点点滴滴。“人有三次死亡，当这个人再也没有人记得她的时候，她可能就真的死亡了。我想用文字的方式把母亲永远留下来。”

在王计兵看来，他的写作是为了抵抗遗忘。书名“成珍”，是母亲的名字。王计兵观察到一个时代细节，“母亲那一代人几乎是被所有人忽略姓名的一代人”，他也要将母亲的名字印刻在文字里，留在人间久一点。

王计兵是贴着“外卖诗人”的标签走出来的作家，出版过五本诗集，其中也有写给母亲的诗歌，比如2017年发表的《娘》。“有的人说《赶时间的人》是我的代表作，但在我的心目中，如果排位的话，至少它是排在我写母亲的作品之后的。”王计兵说。

此次为何舍弃擅长的诗歌体裁，来写一部非虚构作品？“诗歌只会呈现一个生活的片段或细节。而非虚构的方式，能把想到的细节都描述下来，会写得更加细腻，更加鲜活。”诗歌中的母亲是闪光的碎片，散文中的母亲则是完整绵延的生命流。另外，“我也想让大众看到一个新大众写作者的多面性，也算是有意而为之。”王计兵说。

为无名者立传

在王计兵看来，大多数人都像他母亲一样，是被忽略姓名的平凡个体。《成珍》的文学价值正在于为无名者立传，它传递了一种“情绪价值”——母亲那种“尽管命运多舛，依然感觉自己幸运”的人生态度。

“我母亲有一句话挂在嘴边——‘幸亏’。她总是把自己放在幸运的那一面去看待生活。哪怕她一生命运多舛，依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。”王计兵说。成珍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，但她说幸亏还有爷（即爸爸）。而爷过世的时候，她又说幸亏她已经长大了。嫁人后她受到长达12年的家暴，她又说“幸亏没被打死，不然你们就没娘了”。而在54岁中风偏瘫后，她还是说“幸亏生活还能自理”。

书中，王计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，作为旁观者，他觉得她是苦难的，而作为当事人，她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。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，让王计兵直到现在，都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。“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，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”，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。

书中，王计兵还讲到随母亲去看望一位双目失明靠算命为生的表舅。“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没有对着表舅露出笑容，被母亲打了一巴掌，我说，为什么要对一个瞎子去笑呢，他又看不见。我母亲就说，你笑是笑给别人的，也是笑给你自己的。”这句话王计兵记到现在。

《成珍》的文学价值不在于故事的惊天动地，而在于细节的真实可触。比如书中提到，王计兵一生不知道母亲的确切身高。“如果这一点能够启发读者，去量一量父母有多高，记住这些细节，那么亲人之间可能会相处得

更好”。

父母的过世，让王计兵回忆起来，有着诸多遗憾。这些遗憾让他至今都没办法和自己完全和解。王计兵说，母亲是因癌症过世的。生前她从末喊过一声疼。但她去世后，他在她枕头里发现被捻得“像面粉一样”的纸片——那得多痛啊，她把纸都捏碎成这样了，“其实她一直在痛苦中挣扎，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人”，这让王计兵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万分痛心。

写作是否带来了释然？他坦言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依然找不到。可能还需要时间。”“曾经认为父母过世的那一刻是我这一生最痛苦的时候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的痛苦在于你对他们无尽的怀念”。这种至今仍在持续的对话状态，恰恰赋予了作品一种真诚的挣扎感。他不是展示苦难，而是在探索一个人如何从苦难中构建意义；他不是宣泄情感，而是在解剖情感如何塑造我们对生命的理解。

《成珍》是一部非虚构作品。它最终抵达读者的，不仅是一个儿子的怀念，更是一种邀请：在速朽的时代，我们能否为所爱之人抵抗遗忘？王计兵用他的写作实践给出了一种答案——每一个平凡生命都值得被文字镌刻，每一次真诚记录都是对消亡的微小抵抗。在这条路上，他既是外卖骑手，也是时间的对抗者；既是儿子，也是记忆的守护者。

目前，王计兵正在创作第二部散文集，以“千字文”的形式记录生活，同时筹备一部试图“打破过去”的新诗集。尽管出版了众多作品，王计兵仍坚持“我写作，我快乐”的宗旨，他不愿成为专业作家。“当我进一步衰老，不能从事外卖工作时，我还是要写小说的，那是我的一个情结。毕竟写了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挺遗憾的。”谈论起未来的计划，王计兵说。

歌唱家龚琳娜将成名之后的故事写成书



从一曲《忐忑》唱红大江南北，到褪尽浮华回归本真，歌唱家龚琳娜的艺术与人生之路始终充满探索与自省。继《自由女人》之后，龚琳娜推出了个人回忆录《做自己不忘志》。

《做自己不忘志》是龚琳娜成名之后的故事。在《忐忑》一夜爆红后，龚琳娜记录下了自己所经历的喧嚣、迷茫、挣扎与蜕变。事业如日中天之时，龚琳娜突遭严重腿疾，数月卧病在床。商业赞助受挫与身体崩溃的双重打击，迫使她停下脚步，重新寻找人生方向。她尝试多元音乐合作，探索新的艺术表达，但这探索也使其与

丈夫老锣在创作理念上产生深刻分歧，长期捆绑的合作与生活逐渐让关系失衡。

书中，她将镜头对准自己过去十年的心路历程，毫不避讳地呈现了婚姻变故带来的情感震荡、事业瓶颈期的深度焦虑，以及在巨大名利冲击下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审视，展现了一位女艺术家如何在喧嚣中寻找安宁，在困境中重塑自我。“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做自己，五年的时间在自己的成长中学会了不忘志，这本书也用了五年时间，像记日记一样，每天都被记录下来……我感恩这十年之内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它让我成长，所以写了这

本书与大家分享，也希望你在迷途中看了这本书，说不定会点亮你心里的一盏灯。”龚琳娜表示。

全书贯穿对“自由”的追问——从逃离都市到直面婚姻终结，从舞台明星到自然歌者，龚琳娜以赤诚笔触书写了如何在世俗标准与内心渴望间找到平衡。她不再定义自己为“神曲女王”或“完美妻子”，而是接纳生命的无常，像野百合一样“不为掌声开放，只为天性歌唱”。这本书不仅是个人回忆录，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女性的勇气赞歌：无论多难，都要忠于自己，步履不停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

赠书福利

扬子晚报B座西窗将为读者赠送一本《做自己不忘志》，想要参与的读者可在B座西窗留言，留言点赞数最高的读者将获赠此书（请及时截图私信小编）。

活动截至2026年2月9日中午12时，期待您的精彩留言！

上期送书结果：网友糖糖获《失落之城》一本。